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盡著雍攝提格凡三年

孝獻皇帝丁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董承張楊欲以天

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

更工衡翻下更

有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

野王張楊所屯也暹息庶翻

韓暹屯

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

郡國志河南緱氏縣西南有塢聚

胡才欲攻韓

暹上使人喻止之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表

術曹操擊破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修雒陽宮太僕趙

岐為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

後不絕

為于偽翻說輸為翻委于偽翻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

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

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

術於盱眙淮陰

郡國志盱眙淮陰二縣屬下邳國盱眙音吁怡

相持經月更有

勝負

更工衡翻

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

之城中華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

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

布去年奔備蓋屯於下邳之西

備中郎將丹陽

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

聞之引還比至下邳

比必寐翻下同

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

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

前漢志海西縣屬東海郡續漢志屬廣陵郡考異

曰蜀志備傳於此云楊奉韓進寇徐揚間備邀擊盡斬之按進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為誤

飢餓困蹶

蹶子六翻

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

備請降於布

降戶江翻

布亦忿素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

為豫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屯小沛

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

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宋白曰郡國志云古偃陽國漢為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縣為小沛

考異

曰備傳云遣闕羽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

布自稱徐州牧布將河內郝

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

科頭不冠露髻也今江東

人猶謂露髻為科頭

順即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性

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

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捍外難

難乃旦朔

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郡國志梁縣屬河南尹春秋之梁國也

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

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

下自出採稻

續漢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

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賢曰稻音吕碑蒼曰稽自生

也稻與稽同或飢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袁術以讖言

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

賢曰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

故云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賢曰陳大

夫轉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

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

國璽

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

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

事見上卷興平二年

乃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

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

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語孔子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

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

處昌呂翻

範不

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

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

徼一遙翻

承曰在德不在彊夫

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

足為難若苟欲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興之術

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

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戶雅翻

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武王編告諸侯曰殷

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

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

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于

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

者乎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

夙早也

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

賢曰安生

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
術凡五代被皮義翻

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

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

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

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

孰與

忠言逆耳

前書張良曰忠言逆

耳利駁議致憎

賢曰駁難也議不同也言以

苟有益於

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

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

沮在

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曹操在許

郡國志許縣屬潁川郡帝既徙都改曰許昌杜佑曰漢許昌故城在今縣南三十里

宋白曰在今縣西南四十里

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

負功恣睢未可卒制

睢香萃翻恣睢暴戾之貌卒讀曰猝

荀彧曰昔晉文

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賢曰左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

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遂定霸業天下服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

之從形也

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事見九卷高祖二年為于偽朝

自天子蒙塵

蒙冒也言播越在草莽蒙冒塵埃也

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

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驚駕旋軫

鄭玄注周禮曰軫車後橫木也

東京榛

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

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
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
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
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西漢有中郎將東漢分置

三晉虎賁羽林中郎將建安之後羣
雄兵爭自相署置始有名號中郎將董承等據險拒之

洪不得進

考異曰魏志此事在正月而荀彧傳迎天子在都維後今從傳

議郎董昭

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

少詩
治翻

作操書與奉曰吾與

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

舊都

乘繩證翻

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

夏

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推翻

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

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

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

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

共之

毛萇曰契濶勤苦也此蓋謂死也生也處勤苦之中相與共之也契苦結翻

奉得書喜

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

當依仰也

語牛倨翻仰牛向翻

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

亭侯

操祖曹騰封費亭侯養子嵩襲爵今以操襲嵩爵也郡國志沛國鄆縣有費亭曹騰所封也應劭曰

鄆音堪師古曰王莽改鄆曰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晉地道記山陽郡湖陸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

考異曰魏志在六月而董昭傳在都維後今從傳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

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

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

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誅尚書馮

碩等三人討有罪也

袁宏紀曰誅碩及議郎侯祈侍中壺崇

封衛將軍董

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

袁宏紀曰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

丁种輔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滂御史中丞董芬彭城
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襲
為列侯 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

沮儁死
事見上

恭興平二年
沮子余翻

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

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

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

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

跂望

跂舉宜翻
舉足也

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

復扶
又翻

厭於叶翻
又如字

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

多者

凡舉事有利亦有害惟算其利多而害少者行之

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

累力偽翻下同

昭曰奉少

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

遺荅謝以安其意

少詩沼翻遺于季翻

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

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魯陽近許轉運稍易

近其靳翻易以鼓翻

可無縣

乏之憂

縣讀曰懸

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

必

寐翻使疏吏翻

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詢奉庚

申車駕出轅轅而東

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轅音環

遂遷都許已已幸

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武平縣屬陳國此取其以神武平禍亂也

宋白曰亳州鹿邑縣後漢於今縣東北置武平縣隋改為鹿邑取故鹿邑城為名鹿邑城在縣西十三里春秋

鹿鳴地也

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孫策將取會稽

會工

吳人

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

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

浙之舌翻

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

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

里宜從彼據其內

說輸芮翻數所角翻卒讀曰碎水經注浙江東逕固陵城北背范蠡築城

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祖塘謂之祖瀆孫策襲王朗所從出之道也裴

松之曰查音祖加翻

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

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裴松之曰案今永興縣有高遷

橋沈約曰永興本漢餘暨縣吳更名蔡邕嘗經會稽高遷亭取橡竹以為笛即其處也

朗大驚遣

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

即讀曰率

策破昕等斬之朗

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

前漢志冶縣屬會稽郡師古曰故閩

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後

漢改為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洪氏隸釋據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四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為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為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光武改四浦為章安以治立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四浦鄉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勾踐冶鑄之所後分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為侯官都尉後分治縣為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嘗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

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為兩郡之境故錢唐
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為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
則西部亦移於婺女四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
台州蓋其地治縣則是南部在吳屬建安郡至唐遂為
福州太康記嘗云四浦本鄞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鄞因
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鄞而
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太康所紀亦
誤也前志註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地續志曰章安故
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數字故劉昭補注惑於
太康記而休文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
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
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行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
治故文有錯亂班史註四浦為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
故治張勃謂分治為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
在婺女圖經以治為東部皆誤也余按洪說甚詳其言
錢唐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為西部治所此語亦恐有未

處安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降戶策自領會稽太守

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好呼翻諫

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喜許記翻吏卒常苦

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重尊重威威嚴言故白龍魚

服困於豫且張衡東京賦之辭注云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

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

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且子余翻白蛇自放劉季害之

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

願少留意

少詩治翻

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為策

死於輕出張本

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

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

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詔書下袁紹責

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

下遐稼翻下之下同樹黨謂以子譚為青州刺史熙為幽

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

謂與公孫瓚相攻也

紹上書深自陳懇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耻班在

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

數所角翻下同

我輒救存之

操自滎陽

汴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為東郡太守呂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欲令其遣家居鄴也今乃

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

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

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

攸既

免董卓之禍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以蜀險固人民殷盛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從才

用翻下同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

常人也

荀攸字公達

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

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

量音良

故百全而功名可

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

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

呼好

到翻大難

吾將更舉而求主

更工衡翻改也

子盍去乎二人曰

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強去將何之嘉

知其不寤不復言

復扶又翻

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

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

表嘉為司空祭酒

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晉志曰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置

軍師祭酒
參掌戎律

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

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

報告也前書霍顯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數

所角翻治直之翻

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

主者許縣主吏也

寵

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北海

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

訖竟也終也難乃且翻

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清雅可玩而誦

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

磔陟格翻開也

而目理甚

踈造次能得人心

造七到翻

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

奇取異多剽輕小才

好呼到翻剽匹
妙翻輕墟正翻

至於尊事名儒鄭

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

玄傳曰融深敬玄告
高密縣為玄特立一

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太史公
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
園公夏黃公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
正號不必皆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及

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

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

賢曰都昌縣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

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

融不聽而殺之劉義遜弃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

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

談笑自若

隱於新翻賢曰隱隱也

城夜陷乃奔東山

都昌縣之東山也

妻

子為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袁譚初至

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

田楷公孫瓚用為青

州刺史

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聲

望遂衰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弃農業諸軍並起率

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弃餘瓦解流離無

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仰牛向翻椹桑實也其始生也色青熟則色黑可食椹音甚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

羸蚌屬盧戈翻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

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漢官羽林有左右監秩六百石屬光祿勳

曹操從之以祗

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

魏志曰曹公置典農

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所主部分別而少為校

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

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

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袁術畏呂布為

已害乃為子求婚布復許之

乃為子偽翻復扶又翻

術遣將紀靈

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

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

泰山諸將

泰山諸將謂臧霸孫觀吳敦尹禮輩

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

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

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

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

因以為名續漢志曰五百鈴下侍閣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鈴下

威儀殆今
典客之吏

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

等曰玄德布弟也

劉備字
玄德

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

不喜合關喜解關耳

言不喜合人之關也喜許記翻

乃令軍候

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賢曰周
禮考工

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
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旁曲支植直吏翻

立也射
而亦翻

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關布即一發正中

戟支

中竹仲
翻下同

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

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

復扶又翻
惡烏路翻

自出兵攻

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

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

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

偽為于翻

推誠仗信以招俊傑

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

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

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

不察

沮在呂翻
程昱郭嘉勸操殺備今從魏書

考異曰傳子以為

操笑曰君得之矣

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

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

武帝元封六年詔州郡舉茂才茂才即秀才也避光武諱

史遂書為茂才

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

再三彊之不許

彊其兩翻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為之則生不

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

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

邪將復將軍之意

言布以書罵備備君子邪固不以罵為耻其小人邪將復以書罵布也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它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

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

復扶又翻

布慚而止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

穰縣屬南陽郡

為流矢

所中死

仲竹翻

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

禮

言無郊勞授館之禮也

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

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

代領其衆屯宛

宛於元翻

初帝既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

還印綬

上時掌翻

往依段煨于華陰

華戶化翻

詡素知名為煨軍

所望煨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煨待君厚矣君

去安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

為所圖

訓既為煨軍所望則必為煨所忌矣久留則煨懼訓奪其軍必將圖殺之

我去必喜

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

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

家詡說繡附於劉表

說輸為翻

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

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

為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從于容翻

境內無事關西充

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

校戶教翻

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

蔡邕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

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
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鉦歌軍樂
也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

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禰衡少有才辨而尚

氣剛傲

禰乃禮翻姓也少詩照翻

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

操名衡為

鼓吏故為衡所罵辱

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

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

延禮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

呼好

到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

也唯以為不能斷

斷丁亂翻

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

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

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操怒衡而送與表猶

以表為寬和愛士觀其能容與否也表怒衡而送與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寘之死地耳二人皆挾數用術表則淺矣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涪水

水經注涪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

東逕宛縣南操軍敗處也消音育

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又

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殺操長

子昂操中流矢敗走

降戶江翻驍堅堯翻車尺

校尉典

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繡

兵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瞋目大罵而死

瞋七翻人翻

操

收散兵還往舞陰

舞陰縣屬南陽郡

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

走還穰復與劉表合

復扶又翻

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

山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辜而

擊之

數所具翻

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

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

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

得行徐鑿塹安營訖

塹七
艷翻

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

曰消水之難

難乃
旦翻

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

討暴謂擊劫掠者堅
壘謂先鑿塹安營也

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

之于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 袁紹

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

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

羽故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

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

動公奉順以率天下

謂奉天子以率天下於理為順

此義勝也桓靈以

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攝整也左傳曰書於伐秦攝也杜預注曰

能自攝整

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

治直吏翻

紹外寬內

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

易以鼓翻

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

間古覓翻

紹

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

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

好呼到翻

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

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

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

此明勝也。

論語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言譖人者如水之浸潤以漸而入也。

紹是

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

也。紹好為虛執，不知兵要。

荀子與臨武君議兵於趙，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公

以少克衆

少詩
召翻

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

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

公孫瓚

瓚藏
旱翻

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

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

紹攻公
孫瓚而

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易以鼓翻

操曰然吾所惑者

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

誘音
酉

是我獨以

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

十數

將即亮翻
帥所類翻

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

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

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

遂騰之叛服卒如荀或所料比必寐翻

侍

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

屬之欲翻

公無憂矣

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

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

移猶遺也

為陳禍福

為于偽翻

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

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

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

少詩照翻質音致

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
為足下當僂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
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兖州刺史金尚
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金尚奔術見六
十卷初平三年

三月

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
四州 夏五月蝗 袁術遣使者韓允以稱帝事告呂
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

術領揚州布領徐州
從子容翻難乃旦翻

往說布曰

說輸
內翻

曹公奉迎天子輔

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

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

也

事見六十卷
初平三年

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韓允梟首

許市

梟堅
堯翻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

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

復扶又翻遺于季
翻尉與慰同安之

也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
顏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

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

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

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

珪秩中二千石

漢制王國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視九卿

拜登廣陵太

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

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所

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昏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

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

為于偽翻

徐對

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

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

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

遲楊奉連執步騎數萬趣下邳

趣七喻翻

七道攻布布時有

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為之奈何珪曰遲奉與術卒合之師耳

卒讀曰猝

謀無

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鷄執不俱棲

戰國策秦惠王

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上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遲奉書

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

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

為于偽翻

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遲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

去勲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

呼火故翻

並到勲營動等散

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

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

鍾離縣屬九江郡距壽春

二百餘里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

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嘲笑之而還

嘲笑呼來翻楚人謂相啁笑

曰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

前漢莒縣屬城陽國後漢屬琅

邪國帥所類翻

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

之其督將高順諫曰

將即亮翻下所將順將同

將軍威名宣播遠近

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

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

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萬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

克名陷陳營

少詩沼翻
陳讀曰陣

布復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

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

布疎順而親續其後執順
以敗布者續也將即亮翻

布性決易

易以
鼓翻

所為無常順

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

可數乎

數所
角翻

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誦

誦滂古翻
又匹布翻

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

策父堅以

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

考異曰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王誦奉戊辰詔書賜策不知

其何月也領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

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

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

軍

明漢將軍亦權宜置此號言明於逆順知尊漢室也下輔漢同

策治嚴

嚴裝也

行到錢

唐

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記曰昔邵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

一斛土者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

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

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

王寵有勇善弩射

寵明帝子陳敬王羨之曾孫也

黃巾賊起寵治兵自

守

治直之翻

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

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侵奪

數所角翻

或并日而食轉

死溝壑而陳獨富彊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及州

郡兵起寵率衆屯陽夏

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夏音工雅翻

自稱輔漢大

將軍袁術求糧於陳駱俊拒絕之術忿恚

恚所避翻

遣客詐

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

術聞操來奔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

賢曰
蘄水

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經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予據三國志

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渡淮則蓋戰於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蘄陽哉此蓋沛國之蘄縣范史行陽操擊破蕤等皆斬之

考異曰范
書呂布傳云

布破張勲於下邳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無橋蕤事當是范書誤術走

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

夔為掾

掾俞
絹翻

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

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

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
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
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
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狗淮汝褚以衆歸
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

客皆以為虎士焉

俠戶類翻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

彪掾

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娶於袁氏也

曹操惡之

惡鳥路翻

誣云欲圖廢立奏

收下獄劾以大逆

下遐稼翻劾戶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

不及朝服

朝直遙翻

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

震東賜彪四世以清白稱

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

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

國家謂帝也

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

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

屬之欲翻掠音亮

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它

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

公惜之

為于偽翻

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

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

脚攣

攣閭緣翻牽縮也

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馬日

碑喪至京師

日碑死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碑丁奚翻

朝廷議欲加禮孔融

曰日殫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

使疏吏翻

而曲媚奸臣為

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脇為辭聖上哀矜舊臣未

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

祭拜其子瑋為郎中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

復扶又翻

字又如拔湖陽

湖陽縣屬南陽郡

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

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飢餓辭呂布欲詣

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

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

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特與十餘騎歸并州為杼秋

令張宣所殺

杼秋縣前漢屬梁國後漢屬沛國師古曰杼食汝翻

胡才李樂留河

東才為怨家所殺

怨於元翻

樂自病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

殺 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

繁音婆左傳殷氏七族有繁氏西漢

有御史大夫繁延壽

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下見能同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

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兩長知子

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

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

夏夏戶雅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為朗陵長朗陵縣屬

汝南郡長汝南郡長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操分汝南二縣置陽

安都尉儼收治致之大辟治直之翻時殺生之柄決於牧

守守式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號戶通曰方與曹公勦

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

攻張繡而還也

三月將復擊張繡

復扶又翻

荀攸

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

仰牛向翻

表不

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

誘音酉

若

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夏四月使謁者

僕射裴茂

姓譜伯益之後封邕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

詔關中諸將

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

董卓之黨於是盡矣煨鳥回翻傕古岳翻

以煨為

安南將軍封閬鄉侯

閬音旻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

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

近其

靳翻說輸為翻下同埤皮弭翻又讀與卑同

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

實

鄆音絹

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

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

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

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張繡率眾追之

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

水經注梅溪水

出南陽宛縣北紫山南逕杜衍縣東土地塾下端溪是

注古人於安眾竭之令遊水是豬謂之安眾港郡國志

南陽郡有安衆侯國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

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

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

也操曰虜遇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

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

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

何復追

復扶又翻下同

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

言兵執無常審知其變則因敗

而為勝繡素信謂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此亦小勝

耳乃問謂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

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謂曰此易知耳易以鼓翻

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斷丁

管翻下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

引退必國內有故也有故謂有變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

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

也繡乃服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

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

布以遼遙領北地太守耳

曹操遣將軍夏

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

敗補邁翻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

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

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執不敢動

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

驍堅堯翻從子容翻

豪傑必應

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

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於布

比必寐翻帥所類翻

豨許豈翻又音希史言攸料敵之審姓譜昌姓昌意之後

操與劉備遇于梁進至彭

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

待其來感著泗水中

著直畧翻

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

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

大敗

將即亮翻

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為陳禍福

遺于季翻為于

偽翻

布懼欲降

降戶江翻

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

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

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于外不過旬月操軍

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

斷操糧道

斷丁管翻

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

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

蹉昌何翻跌徒結翻

將軍當於

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

陳宮字公臺歸

布事見上卷興平元年舍讀曰捨

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

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

哉

復扶又翻下同

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

汜音祀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

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

術時僭號故稱之為明上

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

以縣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

射不得過復還城

為于偽翻著直畧翻射而亦翻

河內太守張楊素與

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

野王縣東市也

遙為之執十一

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

眭息隨翻

將其

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

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

難乃旦翻

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

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

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

將即亮翻

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

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

也乃引沂泗灌城

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于泗故併引

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

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

月餘布益困迫

考異曰

范書布傳云灌其城三月魏志傳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

志武紀

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

公首式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戾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

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

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

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

與麾下登白門樓

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

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宋白曰下邳中城南臨白樓門

兵圍之急布令

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

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

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將即

亮翻騎奇寄翻

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

坐祖卧翻

我為降虜

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

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考異曰獻帝春秋曰太祖意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

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明公不見

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

丁原字建陽董卓官至太師布皆殺之事見五十九卷靈

帝中平六年及六

十卷初平三年操領之

領之者微動

布目備曰大耳

兒最叵信

備顧自見其耳故云然叵普火翻不可也洪邁曰叵為不可此以切脚稱也

操謂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治直

之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

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

復扶又翻
為于偽翻

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

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

操厚陳宮之家而不肯存

孔融之嗣必陳宮之妻
子可保其無能為也

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

中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

操募索得之

索山客翻

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

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

城陽西漢王國
光武省併入琅

邪利城昌慮二縣皆屬東海此蓋因諸
屯帥所居而分為郡也慮師古音廬

悉以霸等為守

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

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

語牛倨翻

令霸送二首

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

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

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

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

守式又翻

陳登以功加伏

波將軍 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義諫表表曰

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

背蒲妹翻

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

獨何怪乎義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

屈渠勿翻

強巨兩翻屈強便戾不順從貌

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

桂陽三郡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

說輸芮翻考異曰魏志

桓階傳表曹相拒官渡而階說羨按范書
劉表傳建安三年羨拒表在官渡前也

孫策遣其

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

正議校尉亦孫策私所署置

曹操欲撫納之

表策為討逆將軍

討逆將軍亦創置也

封吳侯

由烏程徙封吳進其封也 考異曰

江表傳曰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拜討逆封吳侯按
策貢獻在二年非元年也又陳志紘傳曰建安四年遣
紘奉章詣許按吳書紘述策材畧忠款曹公乃優文
褒崇改號加封然則紘來在策封吳侯前本傳誤也

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賁女

為于偽翻取讀曰娶

禮辟策

弟權翊

操禮辟權翊欲其至以為質耳

以張紘為侍御史表術以周瑜

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

居巢縣屬廬江郡東城縣前漢屬九江郡

後漢省當是術復置也長知兩翻

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弃官渡江從

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

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參軍事昉

於魏晉之間位望頗重孫楚謂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是也自是以後位望輕矣

袁術遣間

使

間古莧翻
使疏吏翻

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

帥所類翻

使激動

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

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

蕪湖涇縣皆屬丹陽郡宣城縣前漢亦屬

丹陽後漢省晉太康元年分丹陽立宣城郡
復置縣屬焉山越越民依阻山險而居者

于是策自

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

陵陽縣屬丹陽郡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因名

策謂

郎曰爾昔襲孤

事見上卷興平元年

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弃

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

怖普布翻

郎

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

勇里

在涇縣

禽之解縛捉其手

捉執也

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

神亭事見上卷興平二年

慈曰未可量也

量音良

策大笑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

慈東

萊人少為郡奏曹史時郡與州有隙交章以聞而州章先到雖慈劫取壞之由是知名後赴孔融之急詣劉備求救此策所謂烈義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

謂劉繇也

孤是卿知己勿

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

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于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

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

連月卒謝遣之

卒子恤翻華戶化翻

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

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

劉繇奉王命牧

揚州故以稱之攻廬江事見上卷興平元年為于偽翻

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

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

不遵臣節諫之不從

事見上建安元年

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

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

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

樂音洛

并

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

華歌字子魚

卿須幾兵多少

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

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

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

復扶又翻

餞送昌門

孫權

記注曰吳西郭門曰閭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閭闔故名之後春申君改曰昌門

把腕別曰

腕烏貫翻

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紛言遣之

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

斷丁乳翻

太史子義雖

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

縱子容翻

其心秉道義重然諾

然是也決辭也諾應也許辭也重不輕也

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

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它

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

僮姓也風俗通漢有交趾刺史

僮尹一曰僮即童也顓頊子老童之後或從人廬陵縣屬豫章郡

番陽民帥別立宗部

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

番陽縣屬豫章郡宗部即所謂江南

宗賊也帥所類翻海昏縣屬豫章郡時縣民數千家自相結聚作宗伍壁於上繚水經注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僚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僚水繚讀曰僚子

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袁紹

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

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

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紹于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

不救

先悉薦翻

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

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

度徒洛翻

又知必不見救

或降或潰

降戶江翻

紹軍徑至其門

易京之門也

瓚遣子續請救

於黑山諸帥

黑山諸帥張燕等也帥所類翻

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

自易京西抵故安閭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之界山谷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傍步浪翻擁黑山

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

斷丁管翻

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

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

處昌
呂翻

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

舍之而出

舍讀
曰捨

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

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蹙子
六翻

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五

起屠維單閼盡上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

救之

帥所類翻

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餓騎

於北隰之中

賢曰下濕曰隰孔穎達曰下濕謂土地宸下常沮洳名為隰也

起火為應

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

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

復扶又翻

紹為地道穿

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

中

柱挂也易之中京瓚所居也度徒洛翻

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

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趣讀曰促

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

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

難乃旦翻

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

紹軍而死

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陳宮之計呂布不能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

決計之難贊
決者亦難也

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也
屠直於翻

漁陽田豫說太

守鮮于輔曰

輔既斬鄒丹遂領漁陽太
守說輸芮翻守式又翻

曹氏奉天子以

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

詔以輔為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

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

少詩照翻從才
用翻下同賢曰

蹋音大蠟翻楊正衡
晉書音義蹋徒合翻

摠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

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瓚蹋頓以烏桓

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

印綬又以閭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

樓蘇僕延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

策 眭固屯射犬

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聚唐懷州河內縣有漢射犬故城眭息隨翻

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

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

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

降戶江翻

操還軍敖

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

种音

兗州叛

張邈舉兗州附呂布事見

六十一卷

興平元年操曰唯魏种且不弃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

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内太守屬以河北事

屬之

欲翻

以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袁術既稱帝淫侈滋

甚媵御數百

媵以證翻

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

收恤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

簡雷薄於瀟山

瀟縣屬廬江郡有天柱山賢曰瀟縣之山也瀟今壽州霍山縣也瀟音潛

復

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

復扶人翻懣音

問

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

紹與術同祖袁湯以親則從以年則兄也

曰祿

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

賢曰青

冀幽并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

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

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床而歎曰袁術

乃至是乎

賢曰簣第也謂無茵席也

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

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

太守劉勲於皖城

皖縣屬廬江郡今舒州也師古曰皖胡管翻杜佑曰音患

考異曰吳志

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勲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勲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

同今從范書陳志
術傳及江表傳

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璆渠

尤翻傳國璽術拘孫堅妻所奪者璽斯氏翻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

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

事示軍府

白事所白之事也

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

妖於驕翻

紹不

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

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

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

曹操隔我王路

沮子余翻王路謂尊王之路也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

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

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使紹能用投言曹其殆乎抄楚交翻

郭圖審

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

手

易以鼓翻

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

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漢魏相上書曰兵義者王兵驕者滅

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

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

而受攻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前漢董公曰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

竊為公懼之

為于偽翻下為子同

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

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

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子不取反受其咎

史記范蠡之言

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

紹使

投監護諸將故稱為監軍持牢猶今南人言把穩也監古銜翻

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

幾居衣翻

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

監古銜翻

威

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

之所忌也

臣與主同言作威作福與主無別也黃石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之書也

且御

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

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

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

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

克而少威少詩沼翻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

壹亮即翻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

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

紀忠臣也逢皮任其事任音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

江翻

王

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

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

扞東方

臧霸起於太山稱雄于東方者也故使之為扞袁氏雖欲自平原而東無能為矣

留于

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賢曰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

汴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據水經註汴水即荥蕩渠也杜佑曰鄭州中牟縣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為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

結好繡欲許之詗於繡坐上

好呼到翻
坐沮卧翻

顯謂紹使曰歸

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

謂與袁術有隙各結黨與以
相圖也顯者明言之於稠人

中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竊謂詗曰

若此當何歸詗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

曹為讐

謂消水之戰
殺其子也

從之如何詗曰此乃所以宜從也

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

衆從之

少詩沼
翻下同

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

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

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

操

降戶江翻

操執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

為子偽翻取讀曰娶

拜

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

凡郡國縣道治所皆有都亭

關

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

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

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

斷丁亂翻

少決則

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

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

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覲鎮撫關中

治直

之翻覲音冀

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

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

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

企去智翻舉踵也

而歸者

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

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

來放散宜如舊直使者監賣

監古街翻下同

以其直益市犂牛

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

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

治直之翻

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

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

河東安邑鹽池舊有鹽官鹽之為利厚矣齊用

管子鬻筴而霸晉之定都諸大夫必欲其近鹽至漢武
之世幹之以佐軍興及唐安史之亂第五琦榷鹽以贍
國用自此遂為經賦其利居天下歲入之半監古銜翻

司隸校尉治弘農

時以鍾繇為司

隸校尉據魏畧及三國志繇實治洛陽蓋暫治弘農以招撫關中也

關中由是服從袁紹

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

中郎南陽韓嵩

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

別駕

零陵劉先說表曰

說輸萬翻

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將

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

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

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

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

不能禦也今之勝計

勝計謂諸計之中此計為勝也

莫若舉荊州以附

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

也蒯越亦勸之

蒯古怪翻

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

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

為于偽翻

下同嵩曰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曹公子欣時之言

嵩守節者也夫君

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

質如字

唯將軍所命雖赴

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

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

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

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

惟加重思

為于為翻重除用翻重思猶言三思也

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

彊之

以其憚於使許彊之使行使疏吏翻

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

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

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

持節以示將斬猶不敢專殺存漢制也

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

數所

具翻為于偽翻

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

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

猶怒考殺從行者

從才用翻下同

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

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

帥所類翻下同

以淮南劉

曄高族名人

曄出於漢之宗室與蔣濟胡質俱為揚州名士

欲劫之使唱此謀

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

要讀曰邀

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

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皆讐服

讐即涉翻失氣也

推曄為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

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為利僕宿無資

謂先

無名位為之資也鈔楚交翻

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

下天

殺亂之時設有不幸為衆推當以劉曄為法

勲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

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

不滿其所求之數也繚讀曰僚

偕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強偽卑辭以事勲曰上繚

宗民數欺鄙郡

惡烏路翻數所角翻

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

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

文選注曰

葛越中布也今葛布謂之葛越白布謂之白越

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勲

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

易以豉翻

不可

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

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

矣勲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

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

海昏縣屬豫章郡當豫章

大江之口有地名慨口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縣屬丹陽郡賢曰在今蘇州西南予據水經石城縣在牛渚東酈道元注又云牛渚在石城東減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城秋浦縣舊曰石城宋白曰池州貴池石埭二縣皆漢石城縣之地

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

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

宋白曰彭澤縣取彭蠡澤為名漢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縣南

康軍都昌縣皆漢彭澤縣地

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

城克之

夏戶雅翻皖戶坂翻

得術勲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

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

為李術不附孫氏張

本

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

之勲走保流沂

流沂地名近西塞西塞山在今壽昌軍東北三十里

求救於黃祖

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

船軍即舟師也

策復就攻勲

復扶又翻下同

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

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

沙羨縣屬江夏郡晉灼曰羨音夷水經注蒲圻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縣本江夏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曰沙

陽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

從才

用翻將
即亮翻

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

及船六千艘

艘蘇
刀翻

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

豫章屯于椒丘

椒丘去豫章南
昌縣數十里

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

自有名字

華歆字子魚自有名
字言其名聞當時也

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

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

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

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

王朗

為會稽太守為策
所破會工外翻

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

果孰與鄙郡

復扶又翻

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

會稽謙光之譚耳

易曰謙尊而光譚與譚同

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

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劉揚州謂劉繇

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

鄙郡即謂會稽

今欲守孤城自

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

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

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

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

考異曰華嶠譜叙曰孫策畧有揚州威

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近人情今不取

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

歸策年幼稚

稚直利翻

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

夷皓謂伯夷四皓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華歆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節也 橈心

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

邪儒謂虞翻陵肆謂孫策也橈奴教翻墮讀曰橈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

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

僮芝據廬陵事見上卷上年

留周瑜

鎮巴丘

裴松之曰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

屯巴丘處不同予據晉地理志廬陵郡有巴丘縣沈約曰晉立今撫州崇仁縣即其地梁改巴丘曰巴山孫

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

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常迂策意

迂五故翻

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

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

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

難於營帥許昭家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

難乃旦翻

帥所類翻姓譜彭祖裔孫孚為周錢府上士因官命氏佗徒河翻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興縣屬吳郡晟承正翻各聚眾萬餘

或數千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

撲音普卜翻

進攻

嚴白虎白虎兵敗奔餘杭

餘杭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

投許昭

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

夫之志也

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乃舍之

舍讀

曹操復屯官渡

復音扶又翻

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

操

常從士常隨從在左右者也從音才用翻他音徒河翻

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

變褚覺而殺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

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

從千容翻

今天下英雄

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

以備

操知其英雄懼將圖已故驚失匕

箸也匕匙也箸挾也箸音遲助翻值天雷震備因曰聖

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論語記孔子之容

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

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

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

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

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

車尺遮翻考異曰蜀志先敘董承謀洩誅死備乃殺車胄魏志備

殺車胄後明年董承乃死袁紀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

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

叛操為備

據蜀志昌豨即昌霸豨許宣翻又音希呂布之敗太山諸屯帥皆降於曹操獨豨反側於其間

蓋自恃其才略過於臧霸之徒也

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

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士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弃之東

言紹方來寇乃弃而不顧而東征備也

紹

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

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

說輸芮翻卒讀曰猝

公舉軍而襲其後可

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

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

備破之

考異曰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

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奔衆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

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

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

備至去鄴二百里迎之

紹遠出迎備重敬之也

駐月餘所亡士卒

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

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

復扶又翻

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

少詩沼翻下同

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

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

銳分為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注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

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

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

也今釋廟勝之策

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

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

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衆械繫之

忤五故翻
沮在呂翻

於

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數所具翻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

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

沮子余翻

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

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

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

公孫瓚
字伯珪

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忤

將即亮翻忤他蓋翻侈也

軍之破敗

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

賢曰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曰蚩恃也
六國恃惑侵弱周室終為秦所併也為于偽翻

振威

將軍程昱

沈約曰振威將軍始於後漢初宋登為之

以七百兵守鄆城

鄆音絹

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操十萬衆自以所

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

少詩沼翻下同易以政翻

攻若益

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

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矣

賁音奔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賢曰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

獨任紹不聽

驍堅堯翻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

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

杜預曰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唐衛州新

鄉縣有延津關關蓋在延津北岸曹操所向乃延津南岸

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

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

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

七趣

喻翻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

之羽望見良麾蓋

戎車大將所乘者設幢麾張蓋

策馬刺良於萬衆之

中刺七亦翻斬其首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

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

迎不晚

還迎留屯大軍也

設其有難

難乃旦翻

衆弗可還紹弗從授

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

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

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

水經注白馬縣有神馬亭實中層崎南北二百

步東西五十餘步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陟
躔陞下方軌西去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縣故城
可五十里即開山圖所謂白馬山也南阪其在
山之南歟此時操兵循河已入酸棗界當考

使登壘

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

復扶又翻下同勝
音升數所具翻

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

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

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

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

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

趣七喻翻
重直用翻

操曰可矣乃皆上馬

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

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

三軍以氣為主氣
奪則其軍不振

初操

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

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
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背蒲
妹翻

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

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
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

袁軍

袁紹
軍也

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

為于
偽翻

勿追也

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鮮于

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鎮幽土

當是

時幽州為紹所統與許隔遠而柔輔已歸心於操矣漢
度遼將軍始於范明友中興之後置度遼將軍以護南

匈奴屯於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鎮幽土故以為右度
遠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西河為左幽土為右也

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

射陽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今

楚州山陽縣有射陽湖即其地
賢曰射陽在今楚州安宜縣東

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

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

丹徒縣前漢屬會稽郡後

漢分屬吳郡春秋之末方也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
子氣始皇使赭徒二千人鑿城以敗其執改曰丹徒
考異曰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
陳矯傳云登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
太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賢行狀
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
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
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異同評云

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今從之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

考異曰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

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侯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為朱治所迫已去郡依嚴白虎安能復爾蓋策破白虎時殺貢耳貢奴客潛民間欲為

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

為于偽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

所乘馬精

駿從騎絕不能及

從才用翻

卒遇貢客三人

卒讀曰猝

射策中頗

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刺七亦翻創初良翻

召張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

韋昭曰三江謂吳松

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
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

三足三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相息亮翻呼權佩以印綬謂

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陳讀曰陣與天下爭衡衡所

以平輕重也爭衡言分爭之世兵卿不如我舉賢任能

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考異曰虞喜志林云策

以四月四日死故置此陳志策傳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密治兵部署未發為許貢客所殺郭嘉傳曰策渡江北

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必死於匹夫之

手果為貢客所殺嘉雖先見安能知策死於未襲許之

前乎蓋時人見策臨江治兵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

疑其襲許嘉料其不能為耳

事

號戶翻

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

孫權先為陽羨長郡察孝廉故以稱之

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

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

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

秦置護軍都尉漢因之高祖以陳平

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輕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

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 汝南黃

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
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
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
定天下紹雖強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

使疏
吏翻

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

調徒釣翻下同戶出綿
絹謂之調錄收拾也

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

收其繇絹

復扶又翻
趣讀曰促

小人樂亂

樂音洛

無乃不可乎通曰

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

背蒲妹
翻下同

若繇

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

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

為于
偽翻

乃

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

易以
政翻

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

貳以為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繇絹

斂力
贍翻

何以勸善

彧即白操悉以繇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群

賊瞿恭等皆破之

瞿姓也王僧儒百
家譜有蒼梧瞿寶

遂定淮汝之地時

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繇絹方急長廣太守

何夔

長廣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
此蓋操遣樂進入青州新收以為郡

言於操曰

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

周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
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藩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

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
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

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
曰刑亂國用重典治直吏翻

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

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

下以順百姓之心

背蒲妹翻

比及三年

比必寐翻

民安其業然後

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備畧汝潁之間自許以南

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將軍方有目前

急其執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

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

備破走之

將即亮翻

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

離紹

還從宣翻又如字離力智翻去也

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

兵復至汝南

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同

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

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袁紹軍陽武

陽武縣屬河南尹在官渡

水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

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

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埕為屯

埕都回翻

東西

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

賢曰釋名曰櫓

者露上無覆屋也

起土山射營中

射而亦翻

營中皆蒙楯而行

楯食尹翻

賢曰今之

操乃為霹靂車

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為霹靂即今之砲車也張晏曰

旁排也

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操蓋祖其遺法耳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礮動而鼓說

曰礮發石也於是造

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

發石車車尺遮翻

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

少詩治翻下同

士

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

議欲還許以致紹師

賢曰致猶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彧報曰紹

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

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

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
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
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賢曰言與紹
衆相懸也 畫地而守之 賢曰言畫地
作限隔也 搯其喉而不得

進已半年矣 搯於
革翻 情見執竭必將有變 見賢
遍翻 此用奇之

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

十五日 却後也晉人帖中多用少
却字其意猶言少退也 為汝破紹不復勞汝

矣 為于偽翻復
扶又翻下同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 乘繩證
翻下同 荀攸

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

按沈約志曹魏置將軍四十號偏將軍裨將軍居其末

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

燒其輜重

重直用翻下同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

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

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

說輸為翻支別也表外也

以絕曹操之鈔

鈔楚

交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

星行戴星而行也

許可拔也許

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
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
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

考異曰魏志武紀曰攸貪財
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

傳

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

許攸字子遠今呼為子卿貴之也或曰操
字攸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於文為順

既入坐

坐徂
卧翻

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
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
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

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

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

據水經烏巢澤

在陳留酸棗縣東南乘繩證翻

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

燔其積聚

積七賜翻聚慈喻翻

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

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

赤幟

志翻街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

間古覓翻

人抱束薪所歷道有

問者語之曰

語牛倨翻

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

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

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

陳讀日陣

操急擊之瓊退保

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

其營彼固無所歸矣

就即也言即使操破淳于瓊而我攻拔其營將無所歸也

乃使

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

郃曷閤翻又古盍翻

郃曰曹公精兵往

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

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

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

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

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

紹軍將士皆恟懼

恟許勇翻

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

紹曰

復扶又翻

郃快軍敗郃忽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

降

降戶江翻下同

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

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

乘馬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正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

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帡幪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列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

衆降者操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考異曰范書紹傳曰所殺八

萬人按獻帝起居注曹公上言凡斬首七萬餘級

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

乃大呼曰

呼火故翻

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

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

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躔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分為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而分野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候之所國也分扶問翻圯當作否否隔也

不圖今日乃相禽

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

紹牧冀州故稱之猶劉備以牧豫州稱之為劉豫州

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

亂未定

知讀曰智喪息浪翻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

袁氏

縣讀曰懸

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

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

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

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

此光武安反側之意英雄處事世雖相遠若合符節

冀州

城邑多降於操

降戶江翻

袁紹走至黎陽北岍入其將軍蔣

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

處昌呂翻

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

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

亮信也明也

而吾數

以至言迂之

數所角翻迂五故翻

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

恚

恚於避翻

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

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紹謂逢紀曰

逢皮江翻

冀州諸人聞

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

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

竹中

仲翻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初曹操聞豐不從我

謂紹囚之不使從軍也

喜曰紹必敗矣及紹

犇遁復曰

復扶又翻下同

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

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

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

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

監古街翻

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

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

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

惡烏路翻紀

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

配配由是更與紀親

逢紀能為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為國事乎

冀州城

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

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

懷平逼翻戾也狠也

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晉曰大梁酉之分蔡邕曰自胃一度至畢六度

謂之大梁之次皇甫謐曰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晉書天文志從謐字蒲內翻

廬江太

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

聚眾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

揚州獨有九江

時廬江丹陽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馥刺揚州獨有九江耳

馥單馬

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

郡國志漢揚州刺史治歷陽今馥移合肥後又移治壽春而江

左揚州治建業揚州分矣造七到翻

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

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

塢於葛翻以土

壘水曰塢

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

石以脩戰守之備

為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張本

曹操聞孫策死欲

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

三年策遣紘獻方物至許拜侍御史

乘人之

喪既非古義

古不伐喪

若其不克成讐棄好

好呼到翻

不如因而

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

討虜將軍之號創置於此

領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

操欲令絃輔權內附乃以絃為會稽東部都尉

沈約

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從治章安也

絃至吳

太夫人以權年少

少詩無翻

委絃與張昭共輔之絃思惟補

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

保不

不請曰否

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

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

討逆策也討虜權也

張昭秉衆事襲等為

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絃之部或

以紘本受北仕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介問也

微也言其意不以纖微嫌問也

魯肅將北還

肅從孫策事見上卷三年

周瑜止之

考

與曰肅傳曰劉子揚招肅往依鄭寶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按劉曄殺鄭寶以其衆與劉勲勲為策所滅寶安得及權時也

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

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

榻床也有坐榻有卧榻今江南又呼几案之屬為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榻卧榻為高也合榻猶言合卓也

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

復扶又翻
卒讀曰梓

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

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

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江東君臣上下
本謀不過此耳

權曰

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

少麤疎

少詩
治翻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

魯肅家
本饒富

先嘗指因以資周
瑜矣侍直里翻

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

料力條翻量
也又力弔翻

別部司馬汝南呂蒙

續漢志大將軍營五
部部各有校尉一人

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

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

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

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

人之居處避濕就燥問其燥濕者問其居

處何如也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

子也

駱俊見上卷二年誘音酉

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

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

徙輔置東

置之吳東也

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叅司空軍事

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

術本權兄策所樹置也

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

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

任以伊尹況操復扶又翻下同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

兵攻術於皖城皖戶板翻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

術首梟堅堯翻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劉表攻張羨連年不

下羨叛表事始上卷三年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

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

借擬乘輿焉

處昌
呂翻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

部司馬張修殺之而并其衆

魯初與修取漢中事
見六十卷初平二年

璋怒

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遣中郎將龐羲

擊之不克璋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

閬中縣
屬巴郡

羲輒召漢昌實民為兵

譙周巴記曰和帝永元中分宕
渠之地置漢昌縣屬巴郡夷人

歲入實錢口四十謂
之實民實徂宗翻

或構羲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

從亦恚恨

數所
角翻

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

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

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

趙韙從焉入蜀璋又韙所立益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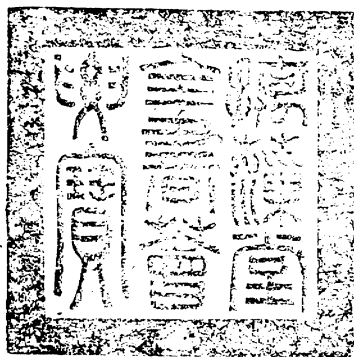
大吏也

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荆

州荆州劉表也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

犍居言翻

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膳錄監生臣王應璧

膳錄監生臣蔣大鎔